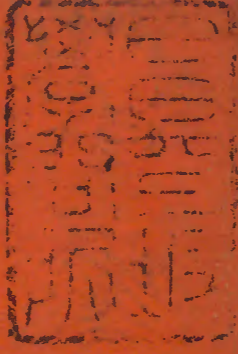


世說新語

元板

七之八



庫文閣内			
一五函	三二〇九	漢	書
一一架	四冊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〇八函	三二〇九	漢	書
一五架	四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209	
冊數		1 (4)	
函號	別	63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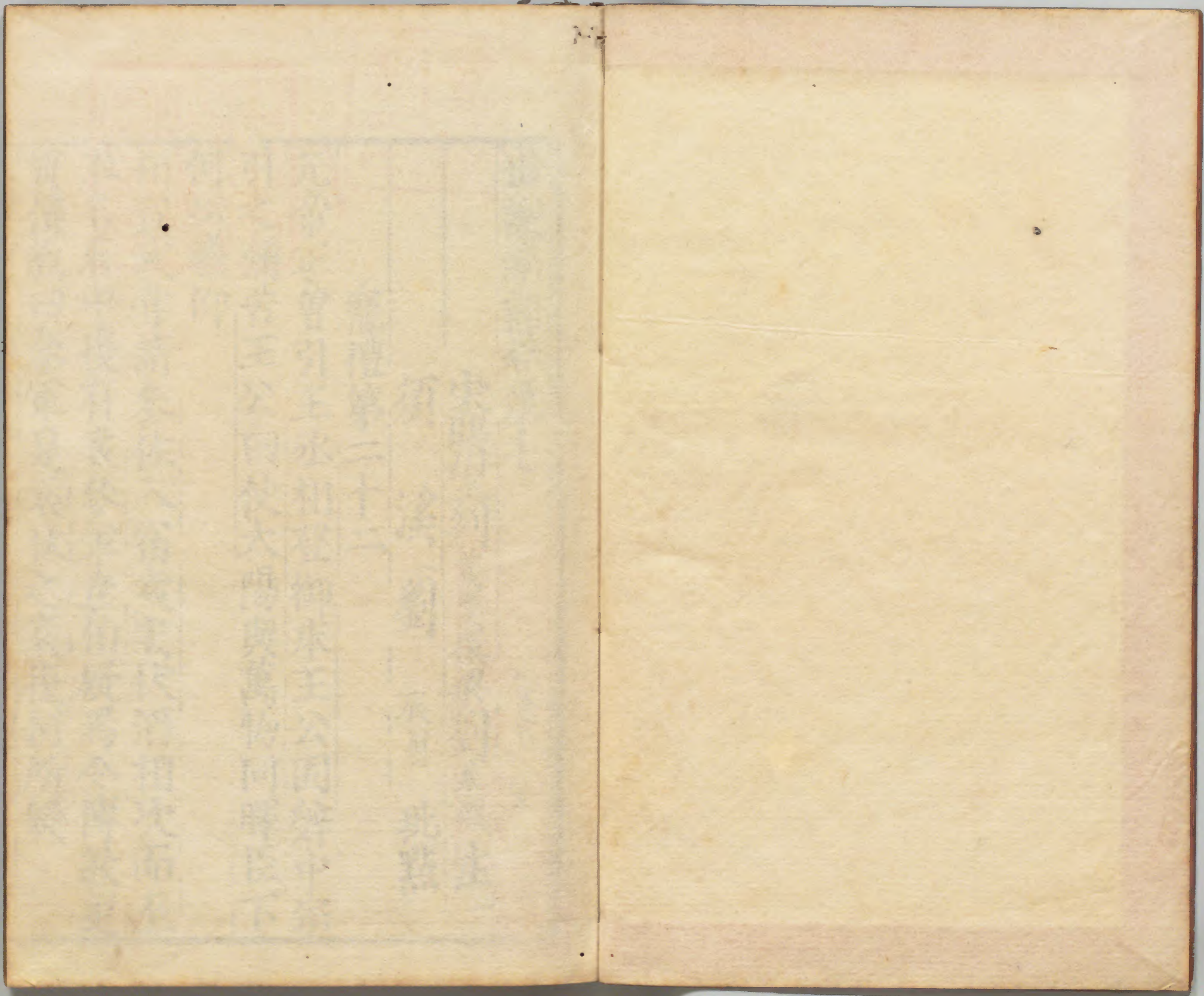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Faint, ghostly text visible on the left page,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vertical columns and is difficult to read due to its faintness.

世說新語卷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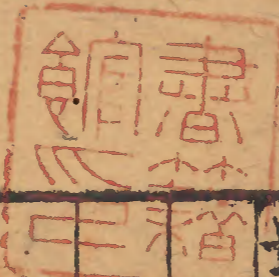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寵禮第二十二

元帝正會引王丞相登御床王公固辭中宗引之彌苦王公曰使太陽與萬物同暉臣下何以瞻仰

相宜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注名府中復有袁參軍彥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王珣超並有奇才為大司馬所眷拔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髯珣形狀短小于時荊州為之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許玄度停都一月劉尹無日不往乃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薄京尹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規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為人作父如此何如

下範之字敬為丹陽尹羊孚南州暫還往下許云下官疾動不堪坐下便開帳排褥羊徑上大牀入被須枕下廻坐傾睐移晨達暮羊去下語曰我以第一理期卿卿莫負我

任誕第二十三

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

阮籍遭母喪在晉文王坐進酒肉司隸何曾

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
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
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
謂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
輟神色自若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指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
甚善我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
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
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

飲一斛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
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劉公榮和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答
曰勝公榮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
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
日共飲而醉
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
為步兵校尉

劉伶嘗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
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幃衣諸

君何爲入我幃中

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爲我輩設也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嘗從之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阮籍嘗葬母蒸一肥豚飲酒二斗然後臨訣直窮矣都得一號因吐血廢頓良久

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竹竿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籍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

阮步兵喪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髮坐牀箕踞不哭裴至下席於地哭弔嘑畢便去或問裴凡弔主人哭客乃爲禮阮既不哭君何爲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禮制我輩俗中人故以儀軌自居時人歎爲兩得其中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盃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羣豬來飲直接去上便共飲之

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連步兵白
仲容已預之御不得復爾

不語

裴成公頡婦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許不通徑
前裴從牀南下女從北下相對作賓主了無
異色

阮冲容先幸姑家群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
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箸
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送
集之母也

咸與姑書云胡婢遂生胡兒答曰魯靈光殿賦曰胡人遙集於上櫺可字遙集即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
何以坐視元哀惜字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
此夏門拉攤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劉道真少時常漁莫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
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
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
一豚食半餘半乃還之後為吏部郎嫗兒為
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
於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

相報

市井笑語

阮宣子脩常步行以百錢拄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

山季倫為荊州時出酣暢人為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莫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籬舉手問葛疆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葛疆是其愛將并州人也

張季鷹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不為身後名邪答曰僕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

畢茂世卓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盃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昌門在舡中拂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昌亭聞弦甚清下舡詣賀因共話便大相知說問賀鄉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乃知祖車騎述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

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
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怕自
使健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鴻臚卿孔羣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怕
飲酒不見酒家覆甌布日月糜爛羣曰不爾
不見糟肉乃更堪久羣嘗書與親舊今年田
得七百斛秫米不了麩糲事

有人譏周僕射顯與親友言戲穢雜無檢節

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估客樓蒲

與輒不競嘗一過大輪物戲屈無因得反與

庾亮善於舫中大笑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

直然後得還經此數四大真贈身數借

溫喜慢語下令禮法自居壺至庾公許大相

剖擊溫發口鄙穢庾公徐曰太真終日無鄙

言

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

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

衛君長為溫公長史溫公甚善之每率爾提

酒脯就衛箕踞相對彌日衛往溫許亦爾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為吳郡單身奔亡
民吏悉去唯郡卒獨以小舡載冰出錢塘口
遽條覆之時峻賞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
卒捨舡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舡曰何處
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
司見舡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
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
其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顧名器少苦執鞭
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
復須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

終其身時謂此卒非惟有智且亦達生

殷洪喬美作豫章郡臨去都下人因附百許

函書既至石頭悉擲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

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王長史謝仁祖同為王公掾長史云謝掾能

作異舞謝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視謂客

曰使人思王安豐

言仁祖之達似王戎

王劉共在杭南酣宴於栢子野伊家謝鎮西

往尚書墓還葬後三日反哭諸人欲要之初

遣一信猶未許然已停車重要便回駕諸人

門外迎之把臂便下裁得脫憤箸帽酣宴半
坐乃覺未脫衰尚書謝良也

相宣武少家貧戲大輸債主敦求甚切思自
振之方莫知所出陳郡袁耽俊邁多能宣武
欲求救於耽耽時居艱恐致疑試以告焉應
聲便許略無嫌恪遂變服懷布帽隨温去與
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主就局曰汝故當不
辦作袁彦道邪遂共戲十萬一擲直上百萬
數投馬絕叫傷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
竟識袁彦道不

光祿蘊云酒正使人入自遠

劉尹云孫承武狂士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
廻至半路却返

袁彦道有二妹一適殷淵源一適謝仁祖語
相宣武云恨不更有一人醜鄉

相車騎冲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
經陽岐村俄見一人持半小籠生魚徑來造
舡云有魚欲寄作鱠張乃維舟而納之問其
姓字稱是劉遺民張素聞其名大相忻待劉
既知張銜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張甚欲

話言劉了無停意既進鱸便去云向得此魚
觀君缸上當有鱸具是故來耳於是便去張
乃追至劉家為設酒殊不清旨張高其人
不得已而飲之方共對飲劉便先起云今正伐
夜不宜久廢張亦無以留之

王子猷清夜乘州恢字雍州在內見有髹髹

云阿乞那得此物阿乞恢令左右送還家却

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却無忤

色髹髹

謝安始出西戲失車牛便杖策步歸道逢劉

尹語曰安石將無傷謝乃同載而歸

襄陽羅友有犬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

欲乞食往大蚤門未開主人迎神出見問以

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

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忤容為人

記初從栢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宇內外

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

漂洲與簡文集友亦預焉共道蜀中事亦有

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

闕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

魏陽元後為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相豁語
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主人貧或有酒
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
察之至夕乃往荆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
然才異勝遠在益州語兒云我有五百人食
器家中大驚其由來清而忽有此物定是二
百五十香烏標

烏標為何物

相子野每聞清歌輒嘆奈何謝公聞之曰子
野可謂一往有深情

張湛好於齋前種松相字題雙
時袁山松出

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張屋下陳尸
子松相可為棺具 袁道上行殯 松枯同

羅友作荆州從事相宣武為王車騎 治集別

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

便去答曰友聞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喫故

冒求前爾無事可咨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

慙色

張麟酒後挽歌甚悽苦相車騎曰卿非田橫

門人何乃頓爾至致

漢高祖召田橫橫自刎從者奉首挽至於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命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

王衛軍薈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與自遠同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舊聞相子野善吹笛

而不相識遇相於岸上過王在船中客有之者云是相子野王便令人與相問云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相時已貴顯素聞王名即便廻下車踞胡牀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

相南郡玄被召作太子洗馬舡泊荻渚王大已小醉往看相相為設酒不能冷飲頻語左右令温酒來相乃流涕嗚咽王便欲去相以手巾掩淚因謂王曰犯我家諱何預卿事王歎曰靈寶故自達

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
阮籍曾中壘塊故須酒澆之

王佛大枕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
親

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
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王長史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
為情死王伯輿字伯輿

簡傲第二十四

晉文王功德盛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惟阮

籍在坐箕踞躡歌酣放自若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

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盃而言語

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

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

酒公榮可不與飲酒

鍾士季會精有才理先不識愁康鍾要于時

賢傷之士俱往尋康康方大樹下鍛鍛鐵也向

子期為佐鼓排康揚槌不輟傍若無人移時

不^六一言鍾起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
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

密^六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

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

而去喜不覺猶以為欣故作鳳字凡鳥也

陸士衡初入洛咨張公華所宜詣劉道真是

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

無他言惟問東具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

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北人陵傲有此然陸
自佳不見說劉真長善

王平子出為荊州王大尉及時賢送者頓路

時庭中有大樹上有鵲巢平子脫衣巾徑上

樹取鵲子涼衣拘闔樹枝便復脫去得鵲子

還下弄神色自若傍若無人

鵲子
何以辱

高坐道人於丞相坐怕偃卧其側見卞令肅

然改容云彼是禮法人

相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為晉陵先粗經虛懷

而乃無異常及相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

篤奕弗之疑惟謝虎子婦王悟其旨

虎子謝
小字

每曰相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

而引奕為司馬奕既上推布衣交在溫坐岸

憤嘯詠無異常日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
因酒轉無朝夕禮相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
至奕醉温往註避之主曰温妻君無狂司馬
我何由得相見

謝奕如不受
駕馭後似勝嘉

謝萬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時阮思曠在坐
曰新出門戶篤而無禮

謝中郎是王藍田女壻嘗箸白綸巾肩輿徑
至揚州聽事見王直言曰人言君侯癡君侯
信自癡藍田曰非無此論但晚令耳

王子猷作桓車騎騎兵參軍相問曰卿何得

答曰不知何署時見羣馬來似是馬曹

問官有幾馬答曰不問馬何由知其幾

馬比死多少答曰未知生焉知死

亦似小
說書家子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

共萃王恬許

時守
吳郡

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

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

少時王便入閣內謝殊有欣色以為厚待已

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牀在

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於是

乃還未至舡逆呼太傅安安曰阿螭故作爾

王小字

故依尔字極
得清態荷尔

王子猷作桓車騎參軍桓謂王曰卿在府久
此當相料理初不答直高視以手版拄頰云
西山朝來致有爽氣

是如
此人

謝萬北征常以嘯詠自高未嘗撫慰眾士謝
公甚器愛萬而審其必敗乃俱行從容謂萬
曰汝為元帥宜數喚諸將宴會以悅眾心萬
從之因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曰
坐云諸君皆是勁卒諸將甚忿恨之謝公欲
深著恩信自隊主將帥以下無不身造厚

及萬事敗軍中因欲除之復云當為隱

士

指安時
禾出仕

故幸而得免

甚得
歌態

王子敬兄弟見郗公借其躡履問訊其脩外
生禮及嘉賓死皆等高履儀容輕慢命坐皆
云有事不暇坐既去郗公慨然曰使嘉賓不

死兒輩敢爾

極極世情只此輩
是別本作蕞華非

王子猷嘗行過吳中見一士大夫家極有好
竹主已知子猷當往乃灑掃施設在聽事坐
相待王有興徑造竹下調嘯良久主已失望
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門主人大不堪便令

左右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賞主人乃留坐
蓋歡而去

王子敬自會稽經吳聞顧辟疆有名園先不
識主人徑往其家值顧方集賓友酣燕而王
遊歷既畢指麾好惡傍若無人顧勃然不堪
曰傲主人非禮也以貴驕人非道也失此二
者不足齒人僮耳便驅其左右出門王獨在
輿上迴轉顧望左右移時不至然後令送著
門外怡然不屑

兄弟所遺下
同達故自堪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五

謝萬為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

卿可與語連往詣恪恪別恪不與相見後於

張輔吳張昭字子布坐中相遇別駕喚恪咄

咄即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有

答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

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於是一

坐大笑

晉文帝與二陳泰騫共車過喚鍾會同載即駛

車委去比出已遠既至因嘲之曰與人期行

何以遲遲望卿遙遙不至會父繇故會答曰

十一

以遙犯之

矯然懿實何必同羣

安為父矯文帝父帝復問

會臯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堯舜下不逮周

孔亦一時之懿士

司馬昭是時魏之在子而紀述者直以帝
目之斯為失矣此兩節嘲語俱諺亦不足
錄

鍾毓為黃門郎有機警在景王坐燕飲時凍

羣子玄伯武周子元夏同在坐共嘲毓景王

曰臯繇何如人對曰古之懿士顧謂玄伯元

夏曰君子周而不比羣而不黨

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

然

婦曰生兒如此足慰人意婦笑曰若定

新婦得配參軍生息故可不啻如此

渾第淪為大將軍參軍
早卒不啻言不但如此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坐

張令共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

手曰雲間陸士龍荀答曰日下荀鳴鶴陸曰

既開青雲觀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答

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

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荀隱陸雲也荀字
從日陸名曰雲

陸太尉琬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

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
其人幾為傖鬼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
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
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
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
寧勝馬邪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
中藏碁局曰何乃洵吳人以碁為清劉既出人問曰

王公云何劉曰去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瑠璃碗謂伯仁曰此
碗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答曰此碗英英誠
為清徹所以為寶耳

伯仁空
洞見嘲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
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託下聚溷而
已謂周答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為高羣狐亂
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

稱謝皆有
理為伯仁雜

王長豫幼便和令丞相愛恣甚篤每共圍碁

丞相欲舉行長豫按指不聽丞相笑曰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

明帝問周伯仁真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糶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王以戲也

王丞相枕周伯仁膝指其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于寶向劉真長叙其搜神記劉曰卿可謂鬼之董狐

字令升父

友人母妬葬室父時推下

乃卒室因

家而蘇其心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既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机枕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許際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

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

庾征西翼大舉征胡既成行止鎮襄陽毅豫章與書送一折角如意以調之庾答書曰得所致雖是賤物猶欲理而用之

相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相曰我若不為此卿輩亦不得坐談此賊終健潘季舒問孫盛亦國史何當成孫云父應

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必在蠶室中

謝公在東山朝命屢降而不動後出為相宣武司馬將發新亭朝士咸出瞻送登時為中丞亦往相祖先時多少飲酒因倚如醉戲曰卿屢違朝旨高卧東山諸人每相與言安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今亦蒼生將如卿何謝笑而答○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集翁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

恐不免耳

此投一鼻似臭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答曰未聞
巢由買山而隱

上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
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答曰身不如夷甫王
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答曰夷甫無君
輩客

張吳興玄之

年八歲齟齬先達知其不常故

戲之曰君口中何為開狗竇張應聲答曰正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

答曰我曬書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
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
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
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
甚易解處則為遠志出則為小草謝甚有愧
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亦
極有會

庾爰客詣孫監植行見齊莊在外尚幼而有

神意庾試之曰孫安國名盛何在即答曰庾稚

恭家庾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又答曰

未若諸庾之翼翼還語人曰我故勝得重喚

如父名爰客庾翼子齊莊孫盛子

范玄平汪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

助我王曰此非技山力所能助

郝隆為相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

能者罰酒三斗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

便作一句云娜隅躍清池相問娜隅是何物

答曰蠻名魚為娜隅相公曰作詩何以作蠻

蠻語也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

蠻語也

表羊嘗詣劉恢恢在內眠未起表因作詩調

之曰角枕察文茵錦衾爛長筵晉詩晉獻公好攻戰國人

多喪其詩曰角枕察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

不平曰表羊古之遺狂

殷洪遠融答孫興公詩云聊復放一曲劉真

長笑其語拙問曰君欲云那放殷曰榆臘亦

放何必其鎗鈴邪泗河物語取笑

相公既廢海西立簡文侍中謝公見相公拜

相驚笑曰安石卿何事至爾謝公曰未有君拜於前臣立於後

郗重熙與謝公書道王敬仁間一年少懷問鼎不知相公德衰為復後生可畏

張蒼梧鎮是張憑之祖嘗語憑父曰我不如

汝憑父未解所以蒼梧曰汝有佳兒憑時年數歲斂手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

習鑿齒孫興公未相識同在相公坐相語孫

可與習參軍共語孫云蠢爾蠻荆敢與大邦

為讎習襄陽人習云薄伐猘狁至于太原

孫大

相豹奴字嗣小是王丹陽混字奉正外生形似其舅

稍甘諱之宣武云不恒相似時似耳恒似是

形時似是神相道不說

王子猷詣謝萬林公先在坐瞻矚甚高王曰

若林公須髮並全神情當復勝此不謝曰唇

齒相湏不可以偏亡須髮何關於神明林公

意甚惡曰七尺之軀今日委君二賢

郗司空拜北府王黃門詣郗門拜云應變將

略非其長驥詠之不巳郗倉融小字謂嘉賓

白公今日拜子猷言語殊不遜深不可容嘉賓曰此是陳壽作諸葛評人以汝家比武侯

復何所言

陳壽評人

王子猷詣謝公謝曰云何七言詩子猷承問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駒汎汎若水中之鳧

王文度范榮期俱為簡文所要范年大而位

小王年小而位大將前更相推在前既移父

王遂在范後王因謂曰歎之揚之糠糶在前

范曰洮之汰之砂礫在後

二語易

劉遵祖少為掾中軍所知稱之於庾公庾公

甚忻便取為佐既見坐之獨榻上與語

曰殊不稱庾小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

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

麤而不舞故稱比之

羊公鶴可

魏長齊顛雅有體量而才學非所經初宦當

出虞存朝之曰與卿約法三章談者死文筆

者刑商略抵罪魏怡然而笑無忤於色

却嘉賓書與袁虎道戴安道謝居士云怕任

之風當有所弘耳以袁無怕故以此激之

范答與却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

無餘潤郗答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煩故嘲之

二郗奉道二何奉佛皆以財賄謝中郎云二

郗詣於道二何佞於佛郗指郗曇奉天師道何充何準修寺給僧

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韓孫諸人並在

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如

箸弊絮在荆棘中觸地挂闕

范榮期見郗超俗情不淡戲之曰夷齊巢許

一詣垂名必勞神苦形支策據梧邪郗未答

韓康伯曰何不使遊刃皆虛

韓語列似有味此知用不得

簡文語孫曰此行在後右軍指

利齒兒後王光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相

之王孝伯罷祕書丞在坐謝言及此事因視

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鈍頗亦驗

王蘊

謝文

謝過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箸衣

跌出屋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

後恭

顧長康作殷荆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

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州名在華谷縣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苻朗初過江王咨議大好事問中國人物及風土所生終無極已朗大患之次復問奴婢貴賤朗云謹厚有識中者乃至十萬無意為奴婢問者止數千耳

明字元違堅從兄降謝玄用為散騎侍郎朝七寡用唾壺朗令小兒開口含唾以旁之

東府客館是版屋謝景重詣太傅時賓客甚

中初不交書直仰視云王乃復西戎其屋

秦詩曰在其版屋注曰西戎之版屋也

顧長康噉甘蔗先食尾人問所以云漸至佳境

孝武屬王珣求女婿曰玉敦栢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復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須正如真長子敬比最佳珣舉謝混後表山校欲擬謝婚王曰卿莫近禁醫

栢塔至夫

栢南郡與殷州語次因共作了語顧愷之曰火燒平原無遺燎栢曰白布纏棺豎旒旒殺

曰投魚深淵放飛鳥次復作危語栢曰示頭
浙米劍頭炊般曰百歲老翁攀枯枝顧曰井
上輓轡卧嬰兒般有一參軍在坐云盲人騎
瞎馬夜半臨深池般曰咄咄逼人仲堪眇目
故也

栢玄出射有一劉參軍與周參軍朋賭垂成
惟少一破劉謂周曰卿此起不破我當撻卿
周曰何至受卿撻劉曰伯禽之貴尚不免撻
而况於卿周殊無忤色栢語庾伯鸞鴻曰劉
參軍宜停讀書周參軍且勤學問

謂周不吝故不
知劉言為譏已

栢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

栢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答且大笑栢

曰王思道能作大家兒笑思道領之
小字也

祖廣字淵行怕縮頭詣栢南郡始下車栢曰

天甚晴朗祖參軍如從屋漏中來

栢玄素輕栢崖脩小崖在京下有好桃玄連

就求之遂不得佳者玄與般仲文書以為嗤

笑曰德之休明肅慎貢其楛矢如其不爾籬

壁間物亦不可得也

世說新語卷第七

世說新語卷第八

宋臨川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

須溪劉辰翁批點

輕詆第二十六

王太尉問眉子汝叔名士也王澄何以不相推

重眉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西詞

庾元規語周伯仁諸人皆以君方樂周曰何

樂謂樂毅邪庾曰不爾樂令耳周曰何乃刻

畫無鹽以唐突西子也

深公云人謂庾元規名士曾中柴棘三斗許

庾公權重足傾王公庾在石城王在冶城坐
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汗人

王右軍少時甚澀訥在大將軍許王庾二公
後來右軍便起欲去大將軍留之曰爾家司
空導元規復何所難

王丞相輕蔡公曰我與安期千里共遊洛水
邊何處聞有蔡克兒克字子尼

王丞相以夫人妬營別館衆妾羅列兒女
成行夫人遙見大恚命駕持刀自出尋討
公亦飛轡出門患牛遲以左手攀車右提
塵尾以柄助打牛蔡笑之謂曰朝廷欲加
公九錫不聞餘物惟短轆
犢車長柄塵尾王忽之

精太傅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
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
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箸粽汁盡輒益使
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
於是四坐驚散無不狼狽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嘆子姪不令云虎
純虎犢還其所如言其真如地犢尔

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車中視之言次及劉
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
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

日作此面向人孫迴泣向褚曰卿當念我時
咸笑其才而性鄙

邦國之嘆
何必平生

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楷殷答曰
真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
甚乃復為之驅馳邪

又有謂真長如
此若為人自誰

相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
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
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
曰運自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相公凜然作
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表不有大

牛斤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
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
莫不稱快意以況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袁虎伏滔同在相公府相公每遊燕輒命袁
袁甚恥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
與伏滔比肩亦何辱如之

謂却又非
表伏之表

高柔在東甚為謝仁祖所重既出不為王劉
所知仁祖曰近見高柔大自敷奏然未有
得真長云故不可在偏地居輕在角觸
中為人作議論高柔聞之云我就伊無所求

人言向真長學此言者真長曰我寔亦無可與者然遊燕猶與諸人書可要安固安固考

高柔也

上長對仁祖語大是有情謂偏譽繫是為高重可高柔與別本安固安固妻應采擇奇觀

柔字世遠嘗為安固令善宅伏川有終焉之志

劉尹江彪王叔虎孫興公同坐江王有相輕

色彪以手歎叔虎云酷吏詞色甚彊劉尹顧

謂此是瞋邪非特是醜言聲拙視瞻

謂真長酷

孫綽作列僊商丘子贊曰所牧何物殆非真

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據時人多以為能王藍

田語人云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高子神好嗔字敬猪七本不娶食也終歲

相公欲遷都以張拓定之業孫長樂上表諫此議甚有理相見表心服而忿其為異令人致意孫云君何不尋遂初賦而強知人家國事

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

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

似劉對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

夫人劉

采有愧色

是與公果不為真長所敬也

簡文與許玄度共語許云舉君親以為難
文便不復答許去後而言曰玄度故可不
於此

以謂玄度无与回事耳
本君親謂玄度兩誰也

謝萬壽春敗後還書與王右軍云慙負宿願
右軍推書曰此禹湯之戒

蔡伯喈睹睪笛椽孫興公聽妓振且擺折王
右軍聞大嗔曰三祖壽樂器虺瓦弔孫家兒

打折

三祖上三代保守此由也
在弔若非地名即不祥短命

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辯林
公道王云箸臆顏怡翰布單衣挾左傳逐鄭

後問是何物塵垢囊

林公名
孫長樂

孫長樂作王長史誄云余與夫子交非勢利
心猶澄水同此玄味王孝伯見曰才士不遜
云祖何至與此人周旋

與公到處
為死人所撰

謝太傅謂子姪曰中郎始是獨有千載車騎
曰中郎裕抱未虛復那得獨有

中郎
謝萬

使道季詫謝公曰裴郎云謝安謂裴郎乃可
不惡何得為復飲酒裴郎又云謝安目支道
林如九方臯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馮逸謝
公云都無此二語裴自為此辭耳庾意甚不

以為好因陳東亭經酒壚下賦讀畢都下
賞裁直云君乃復作養氏學於此語林遂
今時有者皆是先寫無復謝語

河東裴啓撰談異錄云裴君以來言語之可稱
之語林長以裴君之言不其又有人言
亭賦謝與王不其不其不其
下賞語自是

王北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
為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
門雖云俗外反更東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
也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禱洛生詠答曰何至也

音重濁故云
殷顛庾信並是謝鎮西外孫謝尚長女僧顛

敬則次女僧部適殷
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

於是庾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類

似鎮西庾復云類似足作健不謝公言

舊目韓康伯持肘無風骨先啓又云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
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
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

復竟不異人宏太慚而退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

何如答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王中郎舉許玄度為吏部郎郗重熙曰相王

好事不可使阿訥在坐頭訥許小字

甚惡之之辭

王興道謂謝望蔡琰小字霍霍如失鷹師

相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嘆云君得哀家梨當

復不烝食不

說得其近人意

秣陵哀仲家梨美大如升入口消釋言愚人分別味得好梨而烝食之也

假譎第二十七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游俠觀人新婚因

潛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至庭中

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刀劫新婦與紹還出

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六叫云偷兒

在此紹違迫自擗出遂以俱免

倉卒出此又誰

魏武行役失汲道三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

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

水乘此得及前源

車池解渴之妙存想有功

魏武常謂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

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

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
焉不以為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
以為實謀逆者挫氣矣

文字中帶此
鬼當夜哭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便斫人亦不自
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
覆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昔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
箸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卧床上劍至

果高

自非露卧劍至即止又不
如迂以避之小說多作

王太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

之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賓馬齋一金
馬鞭陰察軍中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
店食帝過謁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
忠良朝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
覘察恐形迹危露或致狼狽追迫之日姥其
匿之便與客姥馬鞭而去行敦營匝而出軍
士覺曰此非常人也數卧心動曰此必黃須
鮮卑奴來命騎追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
向姥不見一黃須人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
矣矣不可復及於是騎人息意而反

帝生母荀氏燕
父故帝親類之

上右軍年減十歲時太將軍甚愛之恒置帳
中眠太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
入屏人論事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
謀右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陽吐汗頭
面被褥詐熟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
與大驚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
從橫信其實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
陶公自上流來赴蘇峻之難令誅使公謂必
戮使可以弭峻使欲奔竄則不可欲會恐見

無他我為卿保之使從溫言詣陶至便拜陶
自起止之曰使元規何緣拜陶士衡畢又降
就下坐陶又自要起同坐定使乃引咎責躬
深相遜謝陶不覺釋然

陶審
自知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惟有一女
甚有姿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
云佳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
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却後
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壻身

名官盡不滅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
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
是**老奴**果如所卜王鏡臺是公為劉越石長
史比征劉聰所得

諸葛令女吏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
江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陽
移家江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
獨留女後比其覺已不得復出江即暮來
此哭言彌積日漸歇江影暝入宿怕在對
岸上後觀其意轉帖影乃詠厭良父不悟擊

就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
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動

精義遂篤

慈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為侶謀曰
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
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慈度果講義積年後有
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慈度無義
那可立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
義慈度後遂仍用舊義為人講以得食故

談之

以无
枚机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
婚孫興公有一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
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如
人所傳那得至今未有婚娶我有一女乃不
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
度欣然而啓藍田云興公向來忽言欲與阿
智婚藍田驚喜既成婚女之頑冥欲過阿智
方知興公之詐

范玄平注為人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欺夫

嘗笑官居東陽相大司馬在南州故徑按
之栢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
京素亦有譽栢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
至庭傾身引望語笑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
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栢便謝其遠來意范
雖實投栢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
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栢悵然失望向
之虛佇一時都盡

真有如此強口者世
說虫部然種三倫

謝過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垂覆手太傅患
之而不欲傷其意乃譎與賭得即燒之

為大
故誹

黜免第二十八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
論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
逆將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與別玄問
朝廷何以徙我王曰以卿狂逆玄曰逆則應
殺狂何所徙

相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援子者其
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艇至便
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
黜其人

此怒亦何可少

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怕書空作字揚州
吏民尋義逐之竊視惟作咄咄恠事四字而
已

相公坐有參軍椅丞蕪不時解共食者又不
助而椅終不放舉坐皆笑相公曰同盤尚不
相助況復危難乎敕令免官

二怒皆何可觀

毅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儋
榭將去

竟陵免官後還字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
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

不能不恨於破甑孟敏字叔達

柯宣武既廢太宰父子元暕字道外仍上表云

應割近情以存遠計若除太宰父子可無後

憂簡文手答表云所不忍言況過於言宣武

又重表辭轉苦切簡文更答曰若晉室靈長

明公便宜奉行此詔如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栢公讀詔手戰流汗於此乃止太宰父子遠

徙新安

栢温終身可告語者豈惟不片而已

栢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

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聽前有一老槐甚佳

因月朔與眾在聽視槐良久歎曰槐

婆娑無復生意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

作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

歎曰看此山川形勢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

儉嗇第二十九

不矯性至儉家有好事王武子求之與不過

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

行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

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惟笑而已

我儉吝其從子婚與一單衣後更責之
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
浴下无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美

王戎有好李常賣之恐人得其種怕鑽其核
王戎女適裴頡貸錢數萬女歸戎色不悅女
還還錢乃釋然

衛江州展字在尋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下不料
理惟餉王不留行一斤藥名此人得餉便命
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奔木

王丞相儉節帳下甘果盈溢不散涉春爛敗
都督白之公令舍去曰慎不可令大郎知

張子

蘇峻之亂庾大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
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蔬庾因留白陶問用此
何為庾云故可種於是大歎庾非惟風流兼
有治實

小說取笑豈有熟蔬
更種耶陶未易愚

却公大娶斂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
朝旦問訊却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
及財貨事却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廼開

庫一日令任意用却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
意賓逐一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却公聞之
驚惶不能已已

每見嘉賓
每有可喜

汰侈第三十

石崇每要客燕集常令美人行酒客飲酒不
盡者使黃門交斬美人王丞相與太將軍嘗
共詣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勉強至于沉醉
每至太將軍固不飲以觀其變已斬三人顏
色如故尚不肯飲丞相讓之太將軍曰自殺
伊家人何預卿事

決无斬人勸飲
每當留庭矣

石崇則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
煎粉沉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
出客多羞不能如廁王太將軍往脫故衣著
新衣神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
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襪以手擎飲食丞純
肥美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
純帝甚不平食未畢便去王石所未知作

王愷
石崇

王君夫愷以粉糝澳石季倫崇用蠟燭作炊

君夫作紫絲布步障碧綾裏四十里石崇作
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石以椒為泥王以赤
石服泥壁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
齏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
極晚發爭入洛城崇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
牛絕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
崇帳下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豆至
難煮惟豫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韭萍
齏是搗韭根雜以麥苗爾復問馭人牛所以

馭人云牛本不遲由將車人不及制之爾
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
後聞皆殺告者

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瑩其蹄角王武
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
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殺理便
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却據
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嚮便

去
以此為快是畧无惜駿
意也妻亦君夫殺之

王君夫嘗責一人無服餘袒因直內箸曲閣

一閨裏不聽人將出遂饑經日迷不知何處
云後因緣相為垂死乃得出

宗與王愷爭豪並窮綺麗以飾輿服武帝
愷之舅也每助愷嘗以一珊瑚樹高二尺許
賜愷枝柯扶踈世罕其比愷以示崇崇視訖
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為
疾已之寶聲色甚厲崇曰不足恨今還卿乃
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尺四尺條幹絕世
光采溢目者六七枚如愷許比甚衆愷惘然

自失

此乃足
為戲耳

王武子依黃移第北芒下于時人多地貴濟
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

金溝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曰若
與同并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聲名
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彭城王有快牛

司馬權
字子輿

至愛惜之王大尉與

賭得之彭城王曰君欲自乘則不論若欲
以者當以二十肥者代之既不廢噉又存所

王右軍遂殺噉

與君夫
速文同

王右軍少時在周侯末坐割牛心噉之於此

改觀

何足
改觀

忿狷第三十一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則
愛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
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性惡者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
怒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
履齒踐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

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承也

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王司州

胡之

嘗乘雪往王螭許

王恬小

司州

言氣少有悟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
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

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相宣武與表彥道擣蒲表彥道齒不合遂厲

色擲去五木温太真云見表生遷怒知顏子

為貴

於此識
彥道

謝無弈性醜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令獻之

詣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

榻王從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

曰子敬實自清立但人為爾多於咳殊足損

其自然

於咳極不成語然極有似

王大王恭嘗俱在何僕射坐恭時為丹陽尹

大始拜荊州訖將取之際大勸恭酒恭不為

飲大逼彊之轉苦便各以帛帶繞手恭府近

年人應呼久齊大左右雖少亦命前意便欲

相殺何僕射

澄字季玄

無計因起排坐二人之間

方得分散所謂勢利之交古人羞之

何物

相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闢南

郡鵝每不如甚以為忿迺夜往鵝欄間収諸

兄弟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

恠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恠當是南郡戲

耳問果如之

不聞問鵝如何

讒險第三十二

王平子形甚散朗內實勁俠

表悅有口才能短長說亦有精理始作謝玄
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惟齋戰國
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
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
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
亂機軸俄而見誅 亦近名
孝武甚親數王國寶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
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
令喚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
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

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
以為忠遂不見珣 謂理具且具

王緒數讒殺荊州於王國寶殺甚惠之求術
於王東 事曰 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
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殺從之國寶見王
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
往來無他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
日踈讒言以息 小人姦惡殊未易化畏哉

尤悔第三十三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

圖棊並噉棊文帝以毒置諸棊帶中自選可
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
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餅罐太后徒跣趨井
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太后曰汝已
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

任城王彰字子文太祖次子剛勇而黃須
此討代郡獨與麾下突虜上曰我黃須可
也

王渾後妻琅邪顏氏女王時為徐州刺史交
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將新婦
州民恐無由答拜王乃止武子以其父不

不成禮恐非夫婦不為之拜謂為顏氏

取之以其門貴終不敢離

細

陸平原沙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臨刑誓曰
欲聞華亭鶴唳可復得乎

華亭吳由拳縣郊外墅也清泉茂林吳平
後機兄弟遊此十餘年後成都王穎討以
機為前鋒督兵敗穎遂斬機初陸抗誅步
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機雲之誅三族无

遺 三世將 忌如此

劉琨善能招延而拙於撫御一日雖有數千
人歸投其逃散而去亦復如此所以卒無所
建

拙 意氣不足恃須是規
模宏遠其可蓋也

王平子始下丞相語大將軍不可復使羌人

東行平子面似羌

此尊亦為
此言邪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詣闕謝周侯深喜
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
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
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
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
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問可
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惟當殺之耳
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

曰我不殺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負此

入

非茂弘不聞此言又云不任受德可
也何至出取金印語為怨非不幸也

王導温嶠俱見明帝帝問温前世所以得天
下之由温未答頃王曰温嶠年少未諳臣為
陛下陳之乃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
寵樹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聞
之覆面箸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長
王大將軍於衆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
公者有人答曰惟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
大將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面頰盡值世

紛紜遂至於此因為流涕

數參軍有於敦坐擣捕者臨成馬頭被殺
因曰周家奔山令望位不至三公伯仁垂
作而不果似下官此馬敦流涕曰伯仁總
角相遇一而披衿便許之三司何圖不
王法所裁盡
深言何能盡
無天有盡
威愛得人

溫公初授劉司空使勸進母崔氏固駐之嶠

絕裾而去迄於崇貴鄉品猶不過也每爵皆

發詔

語晦味畧不可曉
不見絕裾之是非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

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

不及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䟽食庾

仕既仕至將軍二千石而不稱意中宵慨然

曰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歎遂發背而卒

即字

子南

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
二千石不自足以躁死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大兒年未弱冠忽

被篤疾兒既是偏所愛重為之祈請三寶晝

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家祐而兒遂不

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遂除

思曠如此
復何足道

相宣武對簡文帝不甚得語廢海西後宜自

甲叙乃豫撰數百語陳廢立之意既見簡文

簡文便泣下數十行宣武矜愧不得一言
相公即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師馬
也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
復遺臭萬載邪

此等較有俯仰
大勝史筆

謝太傅於東船行小人引船或遲或疾或停
或待又放船從橫撞人觸岸公初不何譴人
謂公常無嗔喜曾送兄征西奕葬還日暮兩
駛小人皆醉不可處分公乃於車中手取車
柱撞馭人聲色甚厲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
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無得保其粹矣

文見曰不識問是何草左右答是稻
文過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相車騎在上明瞭獵東信至傳淮上大捷語
左右云羣謝年少大破賊因發病薨談者以
為此死賢於讓揚之荆

談者刻薄豈
非更讓荆邪

相公初報破魏荆州曾講論語至富與貴是
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玄意色甚惡

紕漏第三十四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

冲以將相異宜才用不同付已不及
謝安故解揚州以讓安而已為荆州

王謂廁上亦下果遂食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乾飯語

元皇初見賀司空循言及吳時事問孫皓燒

鏹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得言元皇自憶曰

是賀邵循父司空流涕曰臣父遭遇無道劊

巨痛深無以仰答明詔元皇愧慙三日不出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

二螯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

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勳

小死

禮勸李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蠶之究无

所寄託尔雅曰蠶澤小者勞即彭蠡也似

蟹而小今彭蠡小於蟹而大於蠶即尔

雅所謂蠶澤此三物皆八足一螯相類蔡

謾不熟尔雅所以為幾為勸李所誤而死

致吐也故以為幾為勸李所誤而死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

挽郎一時之秀彦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

女壻從挽郎搜其勝者以擇取四人任猶在

其中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任瞻影

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

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

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熱為冷耳嘗行從

掬卽下度流涕悲哀

此皆失志所為

王丞相聞之曰

此是有情癡

下飲謂設茶也入才失志此甚多

謝虎子

據小字安次兄

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

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亦言我共作此中章仲反次也胡兒燠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仲堪父

師病虛憊聞床下蟻動謂是牛鬪

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般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維谷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

意氣對曰天時尚煥鱉魚蝦蟹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大笑

如此語謬子孫之羞也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國寶主簿衣函白事云荊州事已行國寶大喜其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荊州而意色甚

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傳聞亦不可无

感溺第三十五

魏甄右惠而有色先為表熙妻甚獲寵曹公之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丕已將去公曰今年破賊正為奴

荀奉倩祭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

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異後人未昧此語

賈公問充父達晚有子故名字後妻郭氏酷

妬有男名黎民生載周充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充喜踊充就乳母手中嗚之郭逆望見謂充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不

孫秀降晉晉武帝厚存寵之妻以媵妹蒯氏室家甚篤妻嘗妬乃罵秀為解子秀大不平

遂不復入蒯氏大白悔責請救於帝時大赦
羣臣咸見既出帝獨留秀從容謂曰天下曠
蕩蒯夫人可得從其例不秀免冠而謝遂為
夫婦如初

秀字彥才吳人為夏口督有威恩孫皓欲
除之遣何定遡江而上辟以捕鹿供厨秀
預知謀遂降晉為
驃騎將軍交州牧

韓壽美姿容晉充辟以為掾充每聚會曹女
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恒懷存想發於吟詠
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
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

人踰墻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充覺女盛自拂
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箸人則歷月不歇充計武
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
而垣墻重密門閣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
盜令人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
有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充乃取女左右婢
考問即以狀對充祕之以女妻壽

王女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
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

我不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譟

之雷尚書子洽恬皆雷生

伊隙第三十六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文憾潘岳昔遇之
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曰
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志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後收石崇歐陽堅石
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
潘曰安仁卿亦復爾邪潘曰可謂白首同功

金谷詩集序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功

歸乃成其讖

岳父文德為郵邪守孫秀為小史岳蹴蹋秀不以人遇之秀以為讖

劉瓛兄弟瓛兄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

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畢垂加害矣石崇素

與瓛琨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

問二劉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

眠石便徑入自牽出同車而去曰少年何以

輕就人宿

王太將軍執司馬愨王元敬夜遣世將

王軼戰王於車而殺之當時不盡知也雖王
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兄弟皆稚承子王胡
之子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
入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
假手世將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氏門強
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蓋以避禍耳無
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去已遠

應鎮南作荊州

警字思遠
璩曾孫也

王脩載譙王子無

忌同至新亭與別坐上賓甚多不悟二人俱
到有一客道譙王丞致禍非大將軍意正是

王軼

王軼
載父

所為耳無忌因奪直兵參軍力

便欲斫脩載走投水舸上人接取得免

王右軍素輕藍田藍田晚節論譽轉重右軍
尤不平藍田於會稽丁艱停山陰治喪右軍
代為郡屢言出吊連日不果後詣門自通主
人既哭不前而去以陵辱之於是彼此嫌隙
大備後藍田臨揚州右軍尚在郡初得消息
遣一參軍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使人受
意失旨大為時賢所笑藍田密令從事數其
罪諸不法以先有隙令自為其宜右軍遂稱

疾去郡以憤慨致終

右軍嘗亦非令德又云志字為郡有不法邪

東亭與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云何耳

王孝伯死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道子命

駕出至標所熟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

相玄將篡相脩欲因玄在脩母許龍之庾夫

人脩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

此事

世說新語卷第八

世說所載多無識理語然皆今人所有得謂之則亦不可謂無故自未可弃耳

字面亦不忽無暇細評

